北史/卷08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八十七 ◄

北史
卷八十八 列傳第七十六

隱逸

► 卷八十九

眭誇 馮亮 鄭修 崔廓 子曊 徐則 張文詡

蓋兼濟獨善，顯晦之殊，其事不同，由來久矣。昔夷、齊獲全于周武，華酋不容于太公，何哉？求其心者，許以激貪之用；督其跡者，矯以教義之風。而肥遁不歸，代有其人矣。故《易》稱「遁世無悶」，「不事王侯」。《詩》云「皎皎白駒，在彼空谷」。《禮》云「儒有上不臣天子，下不事諸侯」。《語》曰「舉逸民，天下之人歸心焉」。雖出處殊途，語默異用，各言其志，皆君子之道也。

洪崖兆其始，箕山扇其風，七人作乎周年，四皓光乎漢日。魏、晉以降，其流逾廣。其大者則輕天下，細萬物；其小者則安苦節，甘賤貧。或與世同塵，隨波瀾以俱逝；或違時矯俗，望江湖而獨往。狎玩魚鳥，左右琴書，拾遺粒而織落毛，飲石泉而庇松柏。放情宇宙之外，自足懷抱之中。然皆欣欣於獨善，鮮汲汲於兼濟。夷情得喪，忘懷累有。比夫邁德弘道，匡俗庇人，可得而小，不可得而忽也。而受命哲王，守文令主，莫不束帛交馳，蒲輪結轍，奔走岩穀，唯恐不逮者，何哉？以其道雖未弘，志不可奪，縱無舟楫之功，終有堅貞之操，足以立懦夫之志，息貪競之風。與苟得之徒，不可同年共日，所謂無用以為用，無為而無不為也。

自叔世澆浮，淳風殆盡，錐刀之末，競入成群。而能冥心物表，介然離俗，望古獨適，

求友千齡，亦異人矣！何必御霞乘雲而追日月，窮極天地，始為超遠哉！

案《魏書》列眭誇、馮亮、李謐、鄭脩為《逸士傳》。《隋書》列李士謙、崔廓、廓子頠、徐則、張文詡為《隱逸傳》。今以李謐、士謙附其家傳，其餘並編附篇，以備《隱逸傳》云。

眭誇

眭誇，一名旭，趙郡高邑人也。祖邁，晉東海王越軍謀掾，後沒石勒，為徐州刺史。父邃，字懷道，慕容寶中書令。誇少有大度，不拘小節，耽好書傳，未曾以世務經心。好飲酒，浩然物表。年三十，遭父喪，須鬢致白，每一悲哭，聞者為之流涕。高尚不仕，寄情丘壑。同郡李順願與之交，誇拒而不許。邦國少長莫不憚之。少與崔浩為莫逆之交。浩為司徒，奏徵為中郎，辭疾不赴。州郡逼遣，不得已，入京都，與浩相見。經留數日，唯飲酒談敘平生，不及世利。浩每欲論屈之，竟不能發言，其見敬憚如此。浩後遂投詔書於誇懷，亦不開口。誇曰：「桃簡，卿已為司徒，何足以此勞國士也？吾便將別。」桃簡，浩小名。浩慮誇即還，時乘一騾，更無兼騎，乃以誇騾內之廄中，冀相維縶。誇遂托鄉人輸租者，謬為御車，乃得出關。浩知而歎曰：「眭誇獨行士，本不應以小職辱之，又使其人杖策復路，吾當何辭以謝也！」時朝法甚峻，誇既私還，將有私歸之咎。浩仍相左右，始得無坐。經年，送誇本騾，兼遺以所乘馬，為書謝之。誇更不受其騾馬，亦不復書。及浩沒，為之素服，受鄉人弔唁，經一時乃止。歎曰：「崔公既死，誰能更容眭誇！」婦父巨鹿魏攀，當時名達之士，未嘗備婿之禮，情同朋好。或人謂誇曰：「吾聞有大才者必居貴仕，子何獨在桑榆乎？」遂著《知命論》以釋之。及卒，葬日赴會者如市。無子。

馮亮

馮亮，字靈通，南陽人，梁平北將軍蔡道恭之甥也。少博覽諸書，又篤好佛理。隨道恭至義陽，會中山王英平義陽，獲焉。英素聞其名，以禮待接。亮性清靜，後隱居嵩山，感英之德，以時展覲。英亡，亮奔赴，盡其哀慟。宣武嘗召以為羽林監，領中書舍人，將令侍講《十地》諸經，固辭不許。又欲使衣幘入見，苦求以幅巾就朝，遂不強逼。還山數年，與僧禮誦為業，蔬食飲水，有終焉之志。會逆人王敞事發，連山中沙門法。而亮被執赴尚書省，十餘日，詔特免雪。亮不敢還山，遂寓居景明寺，敕給衣食及其從者數人。後思其舊居，復還山室。亮既雅愛山水，又兼工思，結架岩林，甚得棲遊之適。

頗以此聞，宣武給其工力，令與沙門統僧暹、河南尹甄深等同視嵩山形勝之處，遂造閒居佛寺。林泉既奇，營制又美，曲盡山居之妙。亮時出京師。延昌二年冬，因遇篤疾，宣武敕以馬輿送令還山，居嵩高道場寺，數日卒。詔贈帛二百匹，以供凶事。

遺誡兄子綜，殮以衣褠，左手持板，右手執《孝經》一卷，置屍磐石上，去人數里外，積十餘日，乃焚於山，灰燼處，起佛塔經藏。初、亮以盛冬喪，連日驟雪，窮山荒澗，鳥獸饑窘，僵屍山野，無所防護。時有壽春道人惠需，每旦往看其屍，拂去塵霰。禽蟲之跡，交橫左右，而初無侵毀。衣服如本，唯風褠巾。又以亮識舊南方法師信大栗十枚，言期之將來十地果報，開亮手，以置把中。經宿，乃為蟲鳥盜食，皮殼在地，而亦不傷肌體。焚燎之日，有素霧蓊鬱，回繞其傍，自地屬天，彌朝不絕。山中道俗營助者百餘人，莫不異焉。

鄭修

鄭修，北海人也。少隱于岐南凡穀中，依岩結宇，不交世俗，雅好經史，專意玄門。前後州將，每徵不至。岐州刺史魏蘭根頻遣致命，修不得已，暫出見蘭根，尋還山舍。蘭根申表薦修，明帝詔付雍州刺史蕭寶夤訪實以聞。會寶夤作逆，事不行。

崔廓

崔廓，字士玄，博陵安平人也。父子元，齊燕州司馬。廓少孤貧，母賤，由是不為邦族所齒。初為裏佐，屢逢屈辱，於是感激，逃入山中。遂博覽書籍，多所通涉，山東學者皆宗之。既還鄉，不應辟命。與趙郡李士謙為忘言友，時稱崔、李。士謙死，廓哭之慟，為之作傳，輸之秘府。士謙妻盧氏寡居，每家事，輒令人諮廓取定。廓嘗著論言刑名之理，其義甚精，文多不載。隋大業中，終於家。

子蹟

子蹟，字祖浚，七歲能屬文。容貌短小，有口辯。開皇初，秦孝王薦之，射策高第。詔與諸儒定樂，授校書郎，轉協律郎。太常卿蘇威雅重之。母憂去職，性至孝，水漿不入口者五日。後徵為河南、豫章二王侍讀，每更日來往二王之第。及河南為晉王，轉記室參軍，自此去豫章。王重之不已，遺蹟書曰：

昔漢氏西京，梁王建國，平臺東苑，慕義如林，馬卿辭武騎之官，枚乘罷弘農之守。每覽史傳，嘗竊怪之：何乃脫略官榮，棲遲藩邸？以今望古，方知雅志。彼二子者，豈徒然哉！足下博聞強記，鉤深致遠，視漢臣之三篋，似陟蒙山；對梁相之五車，若吞雲夢。吾兄欽賢重士，敬愛忘疲，先築郭隗之宮，常置穆生之醴。今者重開土宇，更誓山河。地方七百，牢籠曲阜；城兼七十，包舉臨淄。大啟南陽，方開東閤。想得奉飛蓋，曳長裾，藉玳筵，躡珠履，歌山桂之偃蹇，賦池竹之檀欒。其崇貴也如彼，其風流也如此，幸甚幸甚，何樂如之！高視上京，有懷德祖；才謝天人，多慚子建。書不盡意，寧俟繁辭。

曋答曰：

一昨伏奉教書，榮貺非恆，心靈自失。若乃理高《象系》，管輅思而不解；事富《山海》，郭璞注而未詳。至於五色相宣，八音繁會，鳳鳴不足喻，龍章莫之比。吳劄之論《周頌》，詎盡揄揚；郢客之奏《陽春》，誰能赴節？伏惟令王殿下，稟潤天潢，承輝日觀，雅道邁于東平，文藝高於北海。漢則馬遷、蕭望，晉則裴楷、張華。雞樹騰聲，鵷池播美，望我清塵，悠然路絕。

祖浚燕南贅客，河朔惰游，本無意于希顏，豈有心于慕藺。未嘗聚螢映雪，懸頭刺股。讀《論》唯取一篇，披《莊》不過盈尺。況復桑榆漸暮，藜藿屢空，舉燭無成，穿楊盡棄。但以燕求馬首，薛養雞鳴，謬齒鴻儀，虛班驥ＩＺ。挾太山而超海，比報德而非難；堙昆侖以為池，匹酬恩而反易。

忽屬周桐錫瑞，唐水承家，門有將相，樹宜桃李。真龍將下，誰好有名；濫吹先逃，何須別聽。但慈旨抑揚，損上益下，江海所以稱王，丘陵為之不逮。曹植儻豫聞高論，則不殞令名；楊脩若竊在下風，亦詎虧淳德。無任荷戴之至，謹奉啟以聞。

豫章得書，齎米五十石，並衣服、錢帛。時晉邸文翰，多成其手。王入東宮，除太子齋帥，俄兼舍人。及元德太子薨，以疾歸於家。後征起居舍人。

大業四年，從駕汾陽宮，次河陽鎮。藍田令王曇于藍田山得一玉人，長三四寸，著大領衣，冠幘。奏之。詔問群臣，莫有識者。曋答曰：「謹案：漢文帝已前，未有冠幘，即是文帝以來所制也。臣見魏大司農盧元明撰《嵩高山廟記》云：『有神人，以玉為形，像長數寸，或出或隱，出則令世延長。』伏惟陛下，應天順人，定鼎嵩、雒，嶽神自見，

臣敢稱慶。」因再拜，百官畢賀。天子大悅，賜縑二百匹。從駕往太山，詔問曋曰：「何處有羊腸阪？」曋答曰：「臣案《漢書・地理志》，上党壺關縣有羊腸阪。」帝曰：「不是。」又答曰：「臣案皇甫士安撰《地書》，云太原北九十里，有羊腸阪。」帝曰：「是也。」因謂牛弘曰：「崔祖浚所謂問一知二。」

五年，受詔與諸儒撰《區宇圖志》二百五十卷，奏之。帝不善之，更令虞世基、許善心演為六百卷。以父憂去職，尋起令視事。遼東之役，授鷹揚長史。置遼東郡縣名，皆曋之議也。奉詔作《東征記》。九年，除越王長史。于時山東盜賊蜂起，帝令撫慰高陽、襄國，歸首者八百餘人。十二年，從駕江都。宇文化及之弒帝也，引為著作郎，稱疾不起。在路發疾，卒于彭城，年六十九。

曋與河南元善、河東柳謇、太原王劭、吳興姚察、琅琊諸葛潁、信都劉焯、河間劉炫相善，每因休假，清談竟日。所著詞、賦、碑、志十餘萬言，撰《洽聞志》七卷，《八代四科志》三十卷。未及施行，江都傾覆，咸為煨燼。

徐則

徐則，東海郯人也。幼沈靜，寡嗜欲，受業于周弘正，善三玄，精於論議，聲擅都邑。則歎曰：「名者實之賓，吾其為賓乎！」遂懷棲隱之操，杖策入縉雲山。後學者數百人苦請教授，則謝而遣之。不娶妻，常服巾褐。陳太建中，應召來憩於至真觀。期月，又辭入天台山。因絕粒養性，所資唯松水而已，雖隆冬冱寒，不服綿絮。太傅徐陵為之刊山立頌。

初在縉雲山，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：「汝年出八十，當為王者師，然後得道也。」晉王廣鎮揚州，聞其名，手書召之曰：「夫道得眾妙，法體自然，包涵二儀，混成萬物，人能弘道，道不虛行。先生履德養空，宗玄齊物，深曉義理，頗味法門。悅性沖玄，恬神虛白，餐松餌術，棲息煙霞。望赤城而待風雲，遊玉堂而駕龍鳳。雖復藏名台嶽，猶且騰實江、淮。藉甚嘉猷，有勞寤寐。欽承素道，久積虛襟，側席幽人，夢想岩穴。霜風已冷，海氣將寒，偃息茂林，道體休悆。昔商山四皓，輕舉漢庭；淮南八公，來儀藩邸。古今雖異，山谷不殊。市朝之隱，前賢已說。導凡述聖。非先生而誰？故遣使人，往彼延請，想無勞東帛，賁然來思，不待蒲輪，去彼空穀。希能屈己，佇望披云。」則謂門人曰：「吾今年八十一，王來召我，徐君之旨，信而不征。」於是遂詣揚州。晉王將請受道法，則辭以時日不便。其後夕中，命待者取香火，如平常朝禮之儀，至於五更而死。

支體柔弱如生，停留數旬，顏色不變。晉王下書曰：「天台真隱東海徐先生，虛確居宗，沖玄成德，齊物處外，檢行安身。草褐蒲衣，餐松餌朮，棲隱靈岳，五十餘年。卓矣仙才，飄然騰氣，千尋萬頃，莫測其涯。寡人欽承道風，久餐德素，頻遣使乎，遠此延屈，冀得虔受上法，式建良緣。至止甫爾，未淹旬日，厭塵羽化，反真靈府。身體柔軟，顏色不變，經方所謂屍解地仙者哉。誠復師禮未申，而心許有在，雖忘怛化，猶愴於懷。喪事所資，隨須供給。霓裳羽蓋，既且騰雲；空槨餘衣，詎藉墳壟？但杖舄在爾，可同俗法。宜遣使人，送還天台定葬。」

是時，自江都至天台，在道多見則徒步，云得放還。至其舊居，取經書道法，分遣弟子，仍令淨掃一房，曰：「若有客至，宜延之於此。」然後跨石梁而去，不知所之。須臾屍柩至，知其靈化，時年八十二。晉王聞而益異之，賵物千段，遣畫工圖其狀，令柳{巧言}為之贊。

時有建安宋玉泉、會稽孔道茂、丹陽王遠知等，亦行辟穀道，以松水自給，皆為煬帝所重。

張文詡

張文詡，河東人也。父琚，開皇中，為洹水令，以清正聞。文詡博覽群書，特精《三禮》。隋文帝方引天下名儒碩學之士，文詡時游太學，博士房暉遠等莫不推伏之。書侍御史皇甫誕，一時朝彥，恆執弟子之禮，以所乘馬就學邀屈。文詡遂每牽馬步進，意在不因人自致也。右僕射蘇威聞而召之，與語大悅，勸令從官，文詡固辭。仁壽末，學廢，文詡策杖而歸，灌園為業。州郡頻舉，皆不應命。事母以孝聞。每以德化人，鄉黨頗移風俗。嘗有人夜中竊刈其麥者，見而避之。盜因感悟，棄麥而謝。文詡慰諭之，自誓不言，固令持去。經數年，盜者向鄉人說之，始為遠近所悉。鄰家築牆，心有不直，文詡因毀舊堵以應之。文詡常有腰疾，會醫者自言善禁，文詡令禁之，遂為刀所傷，至於頓伏床枕。醫者叩頭請罪。文詡遽遣之，因為隱，謂妻子曰：「吾昨風眩，落坑所致。」其掩人短，皆此類也。州縣以其貧素，將加賑恤，輒辭不受。嘗閒居無事，從容歎曰：「老冉冉而將至，恐修名之不立！」以如意擊几自樂，皆有處所，時人方之閔子騫、原憲焉。終於家，鄉人為立碑頌，號曰張先生。

【論】

論曰：古之所謂隱逸者，非伏其身而不見也，非閉其言而不出也，非藏其智而不發也。蓋以恬淡為心，不皦不昧，安時處順，與物無私者也。眭誇忘懷纓冕，畢志丘園，或隱不違親，貞不絕俗；或不教而勸，虛往實歸，非有自然純德，其孰能至此？然文翊見傷無慍，徐則志在沈冥，不可親疏，莫能貴賤，皆可謂抱樸之士矣。崔廓感於屈辱，遂以肥遁見稱；祖浚文籍之美，足以克隆堂構。父子雖動靜殊方，其于成名一也，美哉！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